



奧萊叔華

高爾基著 適夷譯 生活書店發行



奧萊叔華

高爾基著
適夷譯

奧萊叔華

· 有 所 標 版 ·
元 伍 幣 國 價 定 本 基

著 者 高 爾 基
譯 者 適 夷
發 行 人 徐 伯 昕
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
承 印 者 嘉 華 印 刷 公 司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

……伊博里忘·綏該維契·波格諾夫被聘爲某處地方大學的講師還沒有幾天，便接到在伏爾迦流域遠處森林地帶轄有田地的妹子打來的電報。

電文很簡單，這樣報道：

『夫死，速來，待助，葉麗莎佛達。』

這迫切的招喚，使伊博里忘·綏該維契很懊惱，他的計劃和心境完全給破壞了。他早經決定，這夏天到鄉間一位朋友家去住，把講義稿子好好準備一下，可是現在，却不得不到那離彼得堡，和他的任地，都在一千俄里以上的地方去，安慰那死了丈夫的女太太。照她從前那些信中看來，那死了的丈夫與她之間，也不見得怎樣和睦。

自從他最後一次和妹子見面，已經快要四年了，一向往來的信札也很少。從許久以來，二人的關係已真正只是形式上的；這在互相遠離，而生活利害不相一致的親族之間，是常有的情形。電報使他

記起妹子的丈夫，是一位喜歡聚點喝點的好好先生。滿露着紅色小血脈網的圓盤臉，一對快活而可愛的眼睛。左眼常常似捉弄人家似地眯縫，嘴里微笑着，用蹩腳的法文哼着：

Regardez par ci, regardez par là……

伊博里志·綏該維契不相信這快活而可愛的人物果真死了，因為天下無用人總是長生的。

妹子半帶輕蔑地寬恕這男子的弱點。她並不愚蠢，明白這樣的道理：『對石頭打鎗，徒然損失子彈。』丈夫的死，對她似乎不是多大的悲哀。

可是不接受她的招請也不行。工作也許仍舊可以做，她的家也不見得比別的地方一定壞些……

伊博里志·綏該維契決定走了。在兩星期之後，一個和暖的六月的傍晚，從船埠到這鄉村，用馬兒搖晃了四十俄里，已經十分累乏的他，在伸向園子的陽台上，與妹子對桌而坐，喝着香味濃烈的茶。

靠近陽台欄杆的地方，紫荊和柯刺伯樹膠木蒼鬱地繁茂着。從葉縫中漏進來的斜陽，像纖細的金線在空中顫動。在放滿鄉下酒菜的桌子上，影子組成圖案而跳舞，空氣充滿菩提和紫荊的芳香和被陽光晒暖的潮潤的泥土味。園子裏小鳥兒熱鬧地啼叫；有時，黃蜂和蜜蜂飛進陽台來，在桌子上飛翔，

——這邊望望，那邊望望。

忙忙碌碌地發出嗡嗡的翅音。葉麗莎佛達·綏該芙娜把手中的手帕，厭煩地在空中揮舞，趕開那些黃蜂和蜜蜂。

波格諾夫馬上看出來——妹子，——正如自己的臆料——並無因丈夫的死而分外悲哀的神情，而且一邊以探索的目光望着他，她的哥哥，一邊談着話，又好像有什麼事隱瞞着他。他原準備看見一個變成神經過敏的，蒼瘦而疲乏的妹子，但現在看見的，卻是鎮定而明亮的眼，刺着聰穎的光，結實而且活潑，被陽光晒焦了的血色很好的妹子的瓜子臉，他很快感地覺得自己的預想是錯誤了；一邊聽着她的談話，一邊費力地想探出，想明瞭她對自己隱瞞着的到底是什麼事情。

——我知道這樣的事情是會到來的，——她徐徐地用半高音說了；這音調一提高時，就帶着悅耳的顫音：——從第二次睡倒以後，他就每天喊着心頭痛，心跳得亂，晚上睡不着覺……那時候，真是苦呀，喚呀……那頭一天，是奧萊叔夫家請去作客的……那是家地主，退職的陸軍上校，喝飽了酒就胡天胡帝，還害着不可救藥的痛瘋病。不過他有一位小姐啊，——這小姐，我可以當着你說，實在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呢！……等會兒我給你介紹吧……

——不能辭退麼？——伊博里志·綏該維契微笑着望着妹子，插進話來。

——當然不能！那小姐時常到這兒來的，此後，一定還要來得更勤些。——她依然用微笑應對

她。

——找新郎麼？我可當不了這美差。

妹子牢牢地盯着他的臉。也是瓜子型的瘦臉，一撮黑色的小鬍子，清秀潔白的額角。

——爲什麼當不了？我講起那奧萊叔華，也不是沒有意思的，——等你遇見了她，立刻會明白這道理，——你不是也有結婚的打算麼？……

——不，現在，可沒有，——從茶杯上抬起神光晦澀的淡藍色的眼睛，他簡單的回答了。

——嗯，——葉麗莎佛達·綏該芙娜深思地說：——到三十歲走上這條路，對一個男子，是太遲了，也是太早了……

他留心地她不再講丈夫的死。可是——既然如此，這婦人爲什麼那麼慌張地把自己叫到這兒來？

——我想二十歲不結婚，就得四十歲——她思索着說：——這樣就要減少許多自欺欺人的冒險……

……假使有欺騙的事，人在二十歲的時候，自己的感情還沒有成熟，哭一場就可以完事了，在四十歲的時候，……縱使表面上，可以一來就完事，但四十歲的男子，大半已經到性格堅硬的時候了。

她說這話，表面是爲哥哥說的，實際上却好似是說自己，他這樣想時，就默靠在椅子上，深深嗅着濃郁的空氣。

——剛才我說過，——他害病的前天到奧萊叔家裏去了，當然，一定在那裏喝了酒，所以，就鬧得那麼田地……葉麗莎佛達·綏該美娜傷心地搖搖頭：——終於，我……變成孤單的人了……三年以來，雖然跟他在一起，心裏總覺得自己是孤單的人。可是，現在，多麼奇怪的境況呀！我也到了二十八歲了，什麼生活也沒有，只是丈夫和孩子的附屬品……孩子又都死光了，現在的我，畢竟算個什麼呢？我做什麼才好呢，怎麼活下去呢？有時也想，把這兒的田地都賣掉了，到外國去跑跑，可是那人的兄弟對於遺產的事提出意見來，說不定會打官司。沒有法律上的根據，我是不高興將自己的財產給人家的，現在那兄弟來說話，他不是沒有法律根據麼？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呢？

——你明知道我不是弄法律的，——伊博里志·綏該維契微笑着：——不過，你把事情詳細說一說……再慢慢地來想吧。這兄弟……有信給你麼？

——是啦……聲勢兇得很呢。總之——是一個混蛋，誰對他都沒有辦法，……雖然也有與常人相似的地方，但那人在世時也不喜歡他……

——原來如此！——伊博里志·綏該維契應答着，搓搓手。他知道妹子為什麼要他來，心頭就明朗了。他的脾氣本來不喜歡不明白和疑惑不決的事情，他打算着，首先要保持心的平衡，所以有什麼不明白的事情破壞了他的平衡——他就立刻既惶不安，焦躁的用腦，要不把這不明白的事情趕快說

清，放進在自己世界觀的框子裏，心裏老實就不得舒服。

——實在是，——葉麗莎佛達。綏該芙娜眼睛不望哥哥的方面，徐徐地說明道：——那沒有道理的抗議，嚇了我一大跳。我是非常累乏了，伊博里志，只想靜靜兒休息休息，却又尋來了這樣的事情。

她重聲地嘆了一口氣，拿起他的茶杯，又用那把哥哥的神經擾得很不快的鎮定的聲調，繼續着說。

——跟死了的丈夫那樣的人，共同過了八年，已經是應該休息休息了。就是一個別的女人，處在我同樣的境遇——對於義務和教養的考慮還為落後的女人，也早已把這樣沉重的鐵鏈子割斷了，而我呢，直到今天還拖着，固然這副重担也實在把我壓壞了。可是，孩子死了……唉，伊博里志，自從死了孩子，我過的是怎樣的日子，你也替我稍微想一想看吧！

他同情地望着她的臉。不知什麼緣故，這悲嘆一點也沒有搖動他的心。第一，她的語氣他就聽不入耳，好像是書中的調子，不是動感情的人所使用的。再加那光亮的眼睛從這邊溜到那邊，很少在一處地方安靜下來。身段又是輕快又是慎重，從這沒有破綻的態度，又沁然地感到她心中的冷靜。

陽台的欄杆上，停下一隻靈巧的不知名的小鳥，立刻在那兒蹦跳着，然後飛遁着去了。兄妹目送

着它，暫時落在沉默中。

——有些什麼客人到你的地方來？看點什麼書麼？——哥哥在煙捲上點着火問道，心裏却在想別的事情：在這樣難得的幽靜的夕暮，能不說話，够多麼好呢。在這陽台中，凝然地坐在椅子上，耳聽着樹葉的呖語，等待着鎮靜轟嶺，輝耀羣星的夜晚的到來。

——最多來的是華蓮加，此外白娜采華也常常來走……你還記得那女人麼？就是柳特米拉·華西里葉芙娜啊……她跟她先生也攪得不大好……可是她也不肯讓人的呢。他的地方還有許多男客人來，可是有趣味的——是一個也沒有！可以談談的，簡直沒有一個……除了談經濟，談打獵，罵罵官府，講一些沒意思的廢話，再也談不來別的……可是，祇有一個……候補司法官辦可夫斯基……年輕，受過高深的教育。你還記得辦可夫斯基的家麼？慢着！好像有客人來了。

——來的是誰，就是那個辦可夫斯基麼？——伊博里志·綏該維契問了。

他把妹子問笑了。她一邊笑着，一邊從椅子上立起來，而且用一種新鮮的口吻說道。

——華蓮加啊！

——原來！

——我倒要聽聽你怎樣批評她……在這兒是沒有人敵得過她的。喜歡捉弄人的人，怎樣來打一次

擂台呢！當然——現在你自己看，得啦！

——我也不一定要看呀！他在自己的靠臂椅上打一個呵欠，並無邪念地解釋着說了。

——我，馬上回來，——葉麗莎佛達。綏該芙娜從屋子裏走出去，說。

——那末，那小姐跑來時你不是不在麼，——他狼狽了！——你不要走，你走我也走！

——不不，我立刻來！——妹子在屋子裏大聲地說。

他啞一下舌頭，留在自己的椅子裏，向園中望去，遠遠地傳來急促的馬蹄聲，和地面上的隆隆的輪聲。

在波格諾夫的眼前，是一排被暮色籠罩的，有了年代的曲折的菩提樹的行列。樹枝互相交叉，在頂上形成一座芳綠的屋脊。經過長期的歲月，剝落了樹皮，削殘了枝節，但依然向上邊，向上邊，向光明伸長開去，這情形正與我們人類的親族無異。但樹幹上畢竟滿吐黃黃的樹脂，在那兒長出纏繞着的小樹，老枝是乾枯了，在粗大的樹幹上，像骸骨一般地倒掛着。

伊博里志·綏該維契將這光景留在目中，很想在那古老園庭的呼吸下，就在這把靠臂椅上打一個瞌睡。

從枝幹的空隙中，看見地平線上淡紅色的斑點正在發光，在這靜明亮的背景上，近邊的樹木更顯

得朦朧了。從陽台遠遠地伸向薄明的對方的林蔭道上，暮色徐徐地推過來，靜寂又緊跟着追來，引起一種漠然的幻想。幻想受了夜的魔術的唆使，終於在黑暗中構出一個陌生女人的影畫，不，不是她一個人，和她並肩而立的還有自己的影子。兩個人在林蔭道上，向對方，向遠方走去。她輕輕地靠在他的身上，他覺到女人的肉體的溫度。

——晚安！——忽然聽見低而跳動的聲音。

他出於意外地跳起身來，稍微有些遲疑地向前邊望。

面前站着一位衣色白淨的中身材的小姐。頭上披着白紗似的東西，好似新娘的紗帷——這便是第一眼看見的一切。

她向他伸過手來，問道。

——這一位就是伊博里志·綏該維契麼？我叫奧萊叔華……我早知道你今天可以到的，所以趕快來拜訪，看看是一位怎樣的先生。在這兒，簡直遇不到有學問的人，因此……有學問的人是怎麼樣子的，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。

有力的，熱而可愛的手，緊緊地握了他的手。這襲擊使他多少有點窘，他默默地行了禮。連自己也有點討厭自己的狼狽。預想見了那女子的臉，大概可以從那兒發見明朗而粗莽的媚態。可是當了

面，却有一對大而晶黑的眼睛，天真而和藹地微笑着，把美麗的容貌更顯得動目。伊博里志，綏該維契記得在一張意大利的古畫中，曾經見過和這同樣的健美而高昂的臉。櫻唇小口，微突而秀氣的額，額下一對大眼睛。

——對不起得很……讓我去拿燈來……請坐啊，——他招呼她了。

——不，不，不要客氣，我在這兒跟自己的家裏一樣，——在他的靠臂椅上坐下，她說。

他立在桌子邊，默默地望着姑娘，知道必須講點不是老套頭的什麼話。那女子却不管他的目光，已經開始對他說話：他是怎樣上這兒來的，這鄉村中木中意，打算在這兒長住麼。而他的答覆往往合不上拍，好似平時本是清淨的腦經，受了一個打擊有點兒昏眩，終於無心地，反射式地在擾亂的感情前，有點無法應付了。面臨着她，一種恍惚的感情，和對自己的憤慨相鬥，好奇心與近似恐怖的感情相鬥。那姑娘像一朵開放的健康之花，和他面對面地坐着，舒暢地靠在椅上，整齊地穿在身上的衣裳，把肩膀和胸脯完全映了出來。而且以旁若無人的氣派，用彈性的嗓子說着話，雖然說的不過是初見面人所說的普通應酬話。帶黑意的栗色頭髮，燙得很美麗，而眉毛是更顯得黝黑。頭頸淺黑而近玫紅，薄得跟透明一般的耳朵，將皮膚一下下的輕輕搏動，表示血液流過脈管的速度，當她微露細白的牙齒而微笑的時候，頰上便現出小小的酒渦。同時從衣服的每一條縫褶中發出一種刺激性的誘惑。

從水汪汪的唇間光閃着細潔的齒列，看來好似非常貪饒的神氣，全身充滿着毫無遮掩的媚態，十足地令人聯想一隻被寵幸的小貓兒的愛嬌。

波格諾夫感到自己分裂爲兩部分，一部分完全被姑娘的官能之美所吞噬，祇是奴隸一般地讚美她，另一部分是機械地觀察上半部分的狀態。他回答她的詢問，自己也隨便向她詢問，在這其間，眼睛就沒法兒離開她的迷人的容姿。他很快地私自稱她爲『妖豔的雌兒，』心裏雖然嘲笑自己，可是總沒力量回復他的分裂體。

在陽台上，妹子這樣囁嚅着走出來了。

——啊唷，怎麼一回事！我當這小姐在那邊，還去找呢，不料已經……

——我從園子那邊兜過來的啊。

——你們已經相識了？

——嗨嗨，當然囉！我還當伊博里志·綏該維契是一位禿頂的先生呢！

——再添一點茶吧？

——好的，添一點吧。

伊博里志·綏該維契退過一邊，站在下園子去的階步邊。用手摸一摸臉，又用指頭抹抹眼睛，好

似從臉上眼中拭去垢污似的。他有點害羞，委身於感情的爆發，又造成受女性刺戟的間隙。他想像自己與她出現在哥薩克人包圍未婚夫婦的場面中，很想對她表示自己對於她的挑撥的美，實在是無動於中。

——我今晚宿在你家，明天還要打擾一整天……女郎對他的妹子說。

——華西里·史吉派諾維契怎麼啦？——妹子喫驚地問。

——魯契茲加耶姑母到我家來作客……你知道，我爸爸頂喜歡她……

——對不起，——波格諾夫說：——我很累了！想休息一回……

點點頭，拔起步來，身後立刻傳來華蓮加的贊成的呼聲。

——你早該說了！

他把這叫聲完全聽做是她的好意，但其實不過是隨口的應酬吧了。

給他起居的屋子，原是妹夫的書齋。屋中間放一張粗重的寫字檯，旁邊是一把橡木的靠臂椅子，靠一面的牆邊，一張土耳其式的有直條的長沙發，其質地佔據了全邊的牆；對面的牆邊是一架風琴和兩口書櫥；幾只有軟墊的椅子；長沙發頭上一張放烟具的小桌子；一邊的窗口一張棋桌；這一切，是屋子的裝飾。天花板很低，又薰黑了；牆頭上這邊那邊掛着幾張粗穢的金色繡框，裝些莫名其妙的

圖畫，還有淡黑的污漬——一切都發散着沉重的發霉的不大好聞的氣味。

桌上放一隻淡紫色罩子的大洋燈，燈光落在地板上。

伊博里志·綏該維契正立在這光圈的邊緣上，眼望着屋子的窗口，想分析自己混亂動搖的不快的情緒。有兩扇窗子，窗外的夜色中，繪出樹木的黑影。他走過去將窗子打開。立刻屋子里充滿了菩提樹的花香，同時流進了健康而熱鬧的狂笑。

長沙發上已經鋪好了被褥，一個床鋪佔領了半截沙發。他望着床鋪，開始解領帶，立刻又將靠臂椅粗重地推到窗邊，臉色陰沉地坐下了。

一種莫明其妙的動搖的感覺，使他混亂，使他焦灼。以前有時候他也經驗過不滿的感情，但這樣固執，這樣久地緊緊抓住他不放，却從不會有過，——因為他每次總是很快地處分了那種感情。他這樣相信：人必須理解自己的情緒，而加以任意的生殺。因此有人說到人類精神生活的神祕性複雜性的時候，他總是揶揄地嗤笑着，認這種意見不過是『一種空談』。

他自己向自己問：與那位健康美麗的小姐相見，不是僅僅爲官能的，沒有意義的事麼？——這相見對自己發生這樣莫明其妙的影響，果真是真實的麼？因此無論如何必須將今天的印象整理起來，仔細觀察，作出一個可以愜意的答案來。於是，便得了這樣的答案：——那小姐走進他的理性中來是太

癱了，自己在路上既已頗為疲勞，而小姐在他面前出現的時候，他又正當陷入那種空想的一剎那間，這在他的情緒上，原是不大有的。

這樣的解釋，總算多少安定了他的氣氛，可是不知什麼緣故，就在這時候，他的眼前早又映出了美麗奪目的女郎的姿容。他不禁閉了眼睛，在心中注視着女郎。同時焦灼地抽吸着烟捲，一邊驅散那影子，一邊繼續批評。

——那小姐在本質上，——他想：——是粗野的。血肉太多，而神經則等於零。她那天真的容貌並不是智性的，她那瞪得大大的又深又黑的眸子中所顯示的矜誇——與那相信自己的美貌被男子寵幸的女性的矜誇並無不同。剛才妹子說，韋道加征服一切的男子，可見她也想征服我呢。不過我是來這兒工作的，並不是來玩的，大概不久她就會明白了。

——可是慢着，我只見了她一面，不是把她想得太多了麼？——這念頭忽然掠過他的頭腦。

又大又紅的血一般的月亮，在園子的樹杪後邊昇起來了。他想：這真像怪物的眼睛。不可捉摸的音響，從村落傳來，飄蕩在空中。窗下的草叢中，偶然發出輕微的啼鳴，大概是鼯鼠或水老鼠出來覓食。遠遠地夜鶯啼叫。月亮昇到空中的速度極緩；那情況，好似它瞭解着運行的命定性，但是感覺着疲倦。